

# 理性的界限：康德的物自身理论及其影响

盛墨林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

收稿日期：2026年4月9日；录用日期：2026年4月29日；发布日期：2026年5月15日

## 摘要

康德的物自身理论是其哲学体系中的核心概念。尽管物自身存在，但由于人类的认知能力仅限于感性直观，因此物自身是不可知的。这一理论引发了广泛的学术争议，在德国观念论、新康德主义、康德研究都为接受或克服物自身给出了理由。尽管其本体论地位与认识功能至今仍无定论，但正是通过对这一概念的不断诘问与诠释，其作为人类理性自我批判的边界这一核心理论价值得以确立，并持续激发着关于实在性与理性界限的思考。

## 关键词

康德，显象，物自身，理性界限

# The Limits of Reason: Kant's Theory of Things-in-Themselves and Its Impact

Molin Sheng

School of Philosoph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Received: April 9, 2026; accepted: April 29, 2026; published: May 15, 2026

## Abstract

Kant's theory of things-in-themselves is a core concept in his philosophical system. Although things-in-themselves exist, they are unknowable due to the limitations of human cognition, which is confined to empirical intuition. This theory has sparked widespread academic debate, providing reasons within German Idealism, Neo-Kantianism, and Kant studies for either accepting or overcoming the concept of things-in-themselves. Although there is still no consensus on its ontological status and epistemic function, it is through the continuous question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is concept that its core theoretical value as a boundary for human rational self-critique has been established, persistently inspiring thoughts about the limits of reality and reason.

## Keywords

### Kant, Appearance, Thing-in-Themselves, Limits of Reas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在康德哲学中，物自身是和显象相对的概念，其字面意思是“就其自身而言的物”，以区别于“显示在我们心灵中的物”。康德的基本观点是，我们的感官接受到来自物自身的刺激，并将物自身表象为显象。因此我们对事物的认识仅仅是显象，物自身不可被认识。可被认识的显象的范围就是现象，不可被认识的物自身的范围就是本体。本体包括物自身和理性的理念，如灵魂、世界整体、上帝等。这一概念既带来了理解困难，也推动了后世哲学家对理性能力和认识界限的思考。

## 2. 康德对物自身的论述

康德对显象和物自身的划分是贯彻了其整个批判哲学的。早在 1770 年的教授资格论文《论感性和知性世界的区分》中，康德就已经提出了感性世界和知性世界的区分。在《纯粹理性批判》正式提出了显象和物自身的区分。首先，康德认为直观是认识的来源。康德指出：“无论一种知识以什么方式以及通过什么手段与对象发生关系，它与对象直接发生关系所凭借的，以及一切思维当做手段所追求的，就是直观。” [1]经验性直观的结果包括两种，分别是感觉和数学、几何学的知识，后者就是在经验性直观的基础上，通过先验想象力的构造实现对先天对象的认识的直观，例如对数和几何图形的认识([1], p. 71)。直观的形成需要质料和形式的结合，质料就是感觉，形式就是纯直观。因此经验性直观的形式就是先天直观，而先天直观的纯形式就是时间和空间。对时间和空间的直观让先天直观得以可能。其次，康德进一步提出那些不能被直观到，但是让直观得以可能的东西就是物自身。由于对人来说直观只可能是感性直观，因此对于人来说物自身就是对人的感官产生刺激的对象。由于直观的对象只能是显象，因此我们并不知道显象是否如实反映了物自身。康德指出：“例如一朵玫瑰，在经验性的意义上就被视一个物自身，这个物自身却可能对每个人的眼睛来说在颜色上显得不同。” ([1], p. 59)在经验范围内，我们并不能获得对物自身的认识。

进一步地，康德把这种建立在显象和物自身的区别的基础上的认识论称作先验观念论。先验观念论和经验实在论、先验实在论、经验观念论相区别。先验观念论就是把显象仅仅视为表象而非物自身，因此时间和空间仅仅是感性直观的形式，而非某种独立的东西。先验实在论就是认为显象不依赖于主体的感性活动而属于物自身，因此时间和空间不依赖于人的感性而具有独立性([1], pp. 341-342, 372, 494)。经验实在论就是显象具有一种可以直接知觉到的现实性。经验观念论则是承认空间的现实性的同时否认空间中事物的现实性，因此无法清楚地区分梦境和现实。经验观念论可进一步分为洛克式的观念论和贝克莱式的观念论，前者也被称为怀疑式的观念论，即认为外部事物的存在是可疑的；后者也被称为独断式的观念论，即认为外部事物不存在。康德是一个先验观念论者和经验实在论者，并认为先验观念论者一定是一个经验实在论者([1], p. 380)。也就是说，先验观念论并不是否认外部世界和感觉经验存在的唯我论，而是承认外部事物作为物自身存在的的同时，又承认经验作为对物自身的表象而具有的现实性。正是由于康德同时承认先验观念论和经验实在论，物自身和经验都被认为具有现实性。尽管这是两种不同的

现实性，但是康德在观念论和经验论之间的态度仍给人们理解带来了很大困难。

### 3. 德国观念论对物自身的批评与克服

在1781年《纯粹理性批判》A版出版后，康德在物自身问题上的模糊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例如在1782年，加里夫和费德就曾在对《纯粹理性批判》的评论中指出康德是一个贝克莱式的观念论者[2]。在1783年出版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康德正式对二人的批评进行了回应。康德否认了自己是一个贝克莱主义者。康德将传统的，从爱利亚学派到贝克莱的观念论的特征概括为“凡是通过感官和经验得来的知识都无非是纯粹的幻相，惟有在纯粹知性和理性的理念中才有真理”，先验观念论的特征则是“凡是仅仅出自纯粹知性或者纯粹理性的对事物的知识都无非是纯粹的幻相，惟有在经验中才有真理”([3], p. 308)。在1792年给贝克的信中，康德认为先验观念论是形式的观念论，而非质料的观念论([4], p. 395)。前者是对人的认识能力的考察，也就是通过对认识能力的考察来说明认识的先天范畴，而非将经验完全还原为主体的内部活动。

但是，仅仅从康德的这段回复并不足以打消人们对物自身的疑虑，因为康德并没有清楚地回答他是如何在物自身不可知的情况下做出显象和物自身的区分的，以及这种区分带来的神秘性对于形而上学的体系是否是必要的(当然这对康德主义者并不是问题)。同时代很多哲学家都对康德的物自身理论提出了批评，对康德的物自身问题的克服也是康德之后的德国观念论发展的重要内容。例如，雅各比对康德的物自身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这一概念在康德哲学体系中充满矛盾性，并对认识的基础构成了威胁，认为如果物自身真的完全不可知，那么物自身的假设就是没有意义的，哲学完全可以放弃这种假设[5]。雅各比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批评：“没有物自身，我无法进入康德体系，但一旦有物自身，我就无法停留在体系中。”([5], p. 336)这句话揭示了物自身在康德体系中既不可或缺又难以自洽的根本困境：物自身是整个体系的支撑，但其逻辑和认识论地位又使整个体系无法统一。作为对康德的克服，雅各比试图在信仰和直观的基础上构建一元论的哲学体系。

雅各比对康德的批评直接影响了之后的德国观念论。如何在克服物自身的情况下建立先验观念论的体系成为了当时哲学家的目标之一。例如，费希特继承了康德的先验思想，承认认识是由人类主体的感性和知性结构所构造的，但认为康德物自身的引入破坏了哲学体系内在的一致性，具有独断论的倾向，并不是彻底的观念论[6]。费希特对物自身的克服包括两部分。首先，费希特在其《全部知识学的基础》中提出了一个新的哲学起点，即“绝对自我”。在费希特看来，自我是哲学的第一原则，是一切哲学体系建构的根本依据。他认为，世界的实在性并不依赖于某种外在于主体的物自身，而是完全由自我的活动创造的。世界并非外在于主体，而是主体自身的展开与对象化的结果。费希特用“自我设定自我”(A=A)作为哲学的起点，从这个起点出发，他认为，无需假设一个永远无法获得的物自身来作为现象的基础或根据[7]。其次，和康德认为人类只有感性直观相反，费希特在莱茵霍尔德等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理智直观的学说[8]。在知识学中，第一原理必须有一个自明的起点，也就是理智直观。一方面，自我对其自身的认识是直接的，是一种理智直观。费希特这种活动成为本原行动，以和在感性活动基础上的认识形成的“事实”相对。正如平卡德所说，费希特的第一原则是规范性的而非事实性的，是一种规范引导的行动和基础模式[9]。另一方面，这种认识一定是理性的，因为感性认识的前提是主体和客体的对立，只有这样感性才会表现为被动性。然而主体自身的建立在逻辑上一定早于主体和客体的对立，因此只能是一种先天的理智活动。在康德看来，绝对自我是一个理性的概念，其存在是无法被认识的，但费希特却将其作为一切认识的基础，解决了自我和物自身的对立。同时，费希特将主体的认识过程理解为“自我设定非我”(A=-A)的过程，在认识活动中，显象不需要来自一个外在的基础，而是完全通过自我的活动而具有确定性([6], p. 511)。总结来说，费希特并不是要说明人可以认识物自身，而是通过指出物自身和体

系的不一致性消除了物自身。

通过对物自身的消除，在费希特的哲学体系中，仅靠自我的创造性就足以说明世界的构成，而无需引入超验的存在者。在这一框架中，哲学不再是去探讨一种外部存在，而是去研究主体自身如何根据其内在活动不断创造出经验世界。这种对自我强调不仅标志着费希特对康德的物自身的拒绝，也为谢林与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

#### 4. 新康德主义对物自身的理解

新康德主义是 19 世纪下半至 20 世纪初德国哲学中重要的思潮，包括马堡学派和西南学派。它的一个总体特征是将康德哲学的核心从形而上学转向认识论，即将焦点放在人的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上，而不再关注超越经验的实体或本体。因此康德的物自身理论也成了它们重新解释的目标。

马堡学派彻底拒绝了康德哲学中关于物自身的本体论维度，并重新定位为与认识论和科学更为兼容的一种功能性的概念。例如科亨提出，要彻底放弃物自身作为一种“存在于现象背后的外部实在”的观念[10]。他认为，将物自身设想为现象的原因或基础，就会使哲学陷入传统形而上学的“物质实体”概念中，而这些正是康德哲学所应超越的内容。同时科亨强调，由于科学的进步完全基于人类思维的内在逻辑和数学结构，哲学应对现象活动的内在探究出发，而不需要假设一个不可知的实体([11], p. 501)。但是科亨并未彻底消除物自身的意义，而是为其赋予了一种新的功能性作用。科亨认为，哲学的任务并不是去讨论某种不可知的物自身，而是分析我们如何在现象世界中形成知识，并不断扩展我们的认知边界。在这个意义上，物自身可以理解为我们认识能力的逐步发展和逼近的终极目标，但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对象。纳托普同样提出，科学知识本质上是一个永远开放、永无止境的过程，而物自身可以被看作这个过程理想和极限[12]。

西南学派同样认为，物自身的意义应从形而上学层面转化为一种方法论功能。例如文德尔班和科亨一样，都认为康德哲学是一种批判的观念论，人类的思维和知觉条件决定了我们只能认识到现象，即主体认知加工后的对象化世界，而物自身则为了从哲学上为人的认识划界。但文德尔班进一步认为，物自身的存在是一种完全不可能的东西，因为先验演绎的核心论点在于，客观性并不源于表象与某个独立于它们存在的实体之间的一致性，而是源于感性与知性的综合规则之间的一致性，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物自身是一种完全没有意义和无用、令人困惑和烦恼的虚构[13]。

新康德主义者无论持哪种具体立场，都一致地将物自身从本体论或实在论的背景中解放出来，而更多地将其看作方法论或认识论工具。在此基础上，物自身不再被视为现象的实体性来源，而是认识的边界、科学认识中的方法论工具。

#### 5. 当代康德研究中的物自身

当代康德研究学者对康德的物自身问题提出了许多新的解读，特别是考虑到康德哲学中这一概念引发许多争论，如其是否具有形而上学意义、是否与现象是二元对立的，以及是否为哲学知识提供逻辑或结构支持等。这些解读大多基于对于物自身在康德体系中的语境化分析，尝试克服传统对物自身的误解，并在哲学认识论、伦理学和实践哲学的框架中重新定位其意义。阿利森将学界对物自身的观点总结为两种世界的观点和两种视角的观点[14]。其中，两种世界的观点是康德哲学中对物自身和显象关系的一种传统解读方式。这种观点基本继承了 19 世纪以来康德研究的成果，是当前最具有影响力的观点。这种解读认为，康德的先验观念论提出了一种二元论，即将物自身和现象理解为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或领域：一个独立于我们认知之外的真实世界(物自身的世界)，以及一个通过我们的感性和知性认识建构的经验世界(显象的世界)。因此显象和物自身是基于本体论的区别。例如施特劳森就坚持显象和物自身在本体论上



的区分，认为现象是可知的领域，物自身是不可知的领域。然而我们如果坚持认识来自经验，那么超越经验的物自身就是不可被认识的，只是一个虚构的概念，因此显象和物自身的划分是没有必要的[15]。

但是由于这种观点始终无法解决物自身的内在矛盾，而且没有注意到物自身对人的认识划界的积极意义，一直受到学界的批评。普劳斯、盖耶、阿利森等人就发展出了两种视角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物自身和现象不是两个独立的世界，而是同一对象根据人类认知条件观察到的不同方面。显象是对象在人的感性认识下显现的方式，而物自身则是从感性的认识条件外看待事物的状态([14], p. 16)。因此显象和物自身是认识论上的区别。普劳斯最先提出了两种视角的解读的核心内容。普劳斯通过对康德使用“物自身”一词的文本分析，认为“物自身”就是作为自身被考虑的事物，显象则是作为显象被考虑的事物[16]。普劳斯将康德的认识论批判称为“二阶先验反思”。一阶反思从经验对象出发，考察主体认识的先天结构。二阶反思则利用这一结构对经验进行解释。在二阶反思中，显象的视角就是主体认识到显象依赖于主体的认识结构，而物自身的视角就是说明显象和经验客体的关联。

两种视角的观点中又可以进一步分为观念论的观点和反观念论的观点。例如兰顿就是一个反观念论者，也就是对物自身持一种实在论的态度。兰顿通过对莱布尼茨的单子，认为物自身的核心特征是它拥有我们无法认知的内在属性[17]。相比于兰顿的实在论，盖耶就对物自身持一种温和的反观念论的观点，即康德从不怀疑外部事物是否存在，而是确信显象并不能代表事物自身，但这种观点是独断论式的，从认识的角度看康德并不需要引入物自身这一超感性的概念[18]。阿利森则持一种观念论的理解。他在继承了盖耶的观点的基础上，认为盖耶的观点可能存在矛盾。因为一方面盖耶认为物自身是一个无法被认识的对象，另一方面又断言其拥有非时空性的属性。因此阿利森认为“物自身无法被认识”并不是说物自身具有一种客观属性叫作“无法被认识”，而是基于人有限的认识能力，物自身不在人的认识范围中，而是用来指出人类认识的边界([14], p. 18)。类可以从显象的角度和物自身的角度来看待对象，但是只有从显象的角度看待对象的时候，才能形成对对象的认识。

实际上，康德的观点可以被视为两种世界的观点和两种视角的观点的综合。例如阿奎拉认为，康德的某些观点是矛盾的，康德的思想既能支持显象和物自身是两种存在，也能支持两者源自两个视角。有时康德支持显象优先，有时则支持物自身优先[19]。与之相反，奥伯斯特则认为显象和物自身既有区别又相互关联。他认为显象是由物自身通过感官的受动作用产生的，没有物自身就没有显象。但是显象一旦形成就与物自身对立。但这并不意味着物自身的问题被彻底解决了，因为只要我们承认感性的被动性，就一定会预设一个超出认识范围的外部对象作为感性刺激的来源[20]。

综上所述，对于物自身问题，当代康德研究提供了非常多样的看法和观点，但也形成了众说纷纭的局面。康德对物自身的看法可以总结为三个命题：

- (1) 物自身存在
- (2) 物自身是显象的基础
- (3) 物自身不可知

现有的对物自身的研究都试图建立一套理论使得三个命题得以被全部包含。但是，不同的学者往往会对这三个命题的内容进行取舍和不同理解。例如两个世界的观点就认为物自身和显象是两种不同的存在者，但是却不能很好解决物自身不可知的问题。因为就算将“物自身不可知”诠释成不能通过经验活动获得对物自身的认识，但是对事物属性的认识源自经验观察，我们很难认为一个不具备任何可认识的属性的东西存在。当我们说A是不可知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指A是否存在是不可知的。例如我们无法知道上帝是否存在，我们就没有理由认定其现实性不可知的上帝存在。对于两种视角的观点，如果显象和物自身的区别是主体看待对象的视角差异的结果，这难以解释从认识的发生学上物自身如何为显象奠基。因为显象的产生依赖物自身提供的感性材料和主体认识能力的加工，因此物自身是显象形成的原因之一。

原因和结果必然是两个不同的事物。面对同一个对象，视角的改变可以带来不同的认识，但对象在认识活动中仍然具有同一性，这种观点假设的一个对象并不会因为视角的改变变成两个对象。

## 6. 结论

通过对物自身概念自其提出直至当代的接受史与批判史的系统梳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康德所设定的“物自身存在”、“物自身是显象的基础”以及“物自身不可知”这三个核心命题，构成了一个既稳固又充满张力的三角结构，持续地挑战并推动着后世哲学的发展。关于物自身的旷日持久的争论，归根结底围绕着几个核心抉择：我们是否必须为现象界预设一个超越性的本体论基础？人类认识的界限究竟是划在了两个存在领域之间，还是仅仅划在了我们认识事物的两种不同方式之间？任何一种试图全面忠实于康德文本的解读，似乎都难以完全摆脱另一方的有力诘难。因此，物自身概念的真正遗产在于，在人类知识的确定性之外，始终存在着一个沉默的、他者的领域，它既是我们认识活动得以可能的必要前提，也是理性在自我批判中必须承认的最终界限。

## 参考文献

- [1] 康德. 康德著作全集(注释本)第3卷[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4.
- [2] Sassen, B. (2000) *Kant's Early Cr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53-58.
- [3] 康德. 康德著作全集(注释本)第4卷[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4.
- [4] Kant, I. (1904) AA XI: Briefwechsel Band II 1789-1794 Inhaltsverzeichnis. De Guyter, 395.
- [5] Jacobi, F.H. (1994) *Main Philosophical Writings and the Novel Allwil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335-336.
- [6] 费希特. 费希特文集第2卷[M]. 梁志学,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654-655.
- [7] 费希特. 费希特文集第1卷[M]. 梁志学,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501.
- [8] 倪逸偲. 存在的湮灭与创生——费希特《新方法知识学》中的“理智直观”学说研究[J]. 现代哲学, 2024(5): 91-99.
- [9] Pinkard, T. (2004) *German Philosophy, 1760-1860: The Legacy of Ideal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07.
- [10] Edgar, S. (2021) Hermann Cohen on the Role of History in Critical Philosophy. *Europe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30**, 148-168. <https://doi.org/10.1111/ejop.12654>
- [11] Cohen, H. (1885) *Kants Theorie der Erfahrung*. Dümmler, 501.
- [12] Natort, P. (2012) Kant and the Marburg School. In: Luft, S., *The Neo-Kantian Reader*, Routledge, 180-197.
- [13] Windelband, W. (1877) *Ueber die verschiedenen Phasen der kantischen Lehre vom Ding-an-sich*. Heidelberg University.
- [14] Allison, H. (2004) *Kant's Transcendental Idealism*. Yal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2307/j.ctt1cc2kjc>
- [15] Strawson, P. (2007) *The Bounds of Sense: An Essay on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Routledge, 38-42.
- [16] Prauss, G. (1974) *Kant und das Problem der Dinge an sich*. H. Grundmann, 20.
- [17] Langton, R. (1998) *Kantian Humility: Our Ignorance of Things in Themselves*. Clarendon, 125-126.
- [18] Guyer, P. (1987). *Kant and the Claims of Knowle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cbo9780511624766>
- [19] Aquila, R.E. (1979) Things in Themselves and Appearances: Intentionality and Reality in Kant. *Archiv fü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61**, 293-308. <https://doi.org/10.1515/agph.1979.61.3.293>
- [20] Oberst, M. (2015) Two Worlds and two Aspects: On Kant's Distinction between Things in Themselves and Appearances. *Kantian Review*, **20**, 53-75. <https://doi.org/10.1017/s1369415414000284>